

# 论唐代腊日的祭祀及其价值功能

徐立平

(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2)

**摘要:** 腊日节在唐代是一个重要祭祀节日, 它既承袭了前代, 又有所创新。但自宋代以降, 腊日逐渐衰弱, 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。文章着重论述唐代腊日的祭祀情况及其价值功能, 以及腊日逐渐衰弱的原因, 以求对腊日研究有所裨益。

**关键词:** 唐代; 腊日; 祭祀; 价值功能

**中图分类号:** G112 **文献标识码:** A **文章编号:** 1008-7257(2009)01-0037-03

## 1. 腊日与腊八

腊日是古代的祭祀节日, 始于伊耆氏。腊日节的祭祀主要有两个, 即蜡祭和腊祭。腊日节有时一天, 有时几天, 不过举行腊祭的那天称为腊日。蜡、腊二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祀。蜡, 音乍。蜡祭是岁终对八位农神的祭祀。《郊特牲》云: “天子大蜡八, 伊耆氏始为蜡。蜡也者, 索也, 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飧之也。”<sup>[1](P934)</sup> 郑玄注: “蜡祭有八神, 先啬一、司啬二、农三、邮表畷四、猫虎五、坊六、水庸七、昆虫八。”<sup>[1](P934)</sup> 蜡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报答诸神对农业生产所做的贡献, “古之君子, 使之必报之。”<sup>[2](P147)</sup> 腊祭是岁终对祖先的祭祀, 目的是为了祈求来年收成和“息农”。《月令》: “孟冬之月, ……是月也, 大饮蒸。天子祈来年于天宗, 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, 腊先祖五祀, 劳农以休息之。”孔颖达疏曰: “此等之祭, 总谓之蜡。若细别言之, 天宗、公社、门闾, 谓之蜡, 其祭则皮弁、素服、葛带、榛杖。其腊先祖五祀, 谓之息民之祭, 其祭则黄衣黄裳。”<sup>[1](P641-642)</sup> 可见最初“蜡”和“腊”的区别是很明显的, 然而,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, 社会急剧变革, 礼仪秩序逐渐衰微, 又由于“蜡”和“腊”皆在岁末举行, 逐渐被后世混为一谈。东汉应劭《风俗通》云: “夏曰嘉平, 殷曰清祀, 周曰大蜡, 汉改曰腊。腊者腊也。”<sup>[3](P92)</sup> 由此可见秦汉以降, 人们已把二者视为同一个祭祀了。

秦汉以前, 腊日具体指哪一天史书上无记载。秦汉以后, 腊日则是依据五德制定的。《魏台访议》: “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, 衰日为腊, 汉火德, 火衰于戌, 故以戌日为腊。”<sup>[4](P84)</sup> 因此, 汉朝以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为腊日。南朝梁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云: “十二月八日为腊

日。”<sup>[5](P53)</sup> 据此, 有些人误认为自南北朝以后, 腊日就固定在了腊月八日, 故后人多称腊日节为腊八节。其实不然, 腊日和腊八是不同的, 腊八节是佛教节日, 是佛教和传统腊日相结合的产物, 主要节俗是浴佛和喝腊八粥; 而腊日节是一个祭祀节日, 主要节俗还是“祭先祖”、“报百神”, 并且梁以后腊日也并没有固定在腊月八日, 后周是以十月蜡祭神农、伊耆诸神于五郊的。隋初因周制, 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, 腊宗庙, 祭社稷。至开皇四年更改礼制, 停十月之蜡祭, 改十二月行腊。唐代前期分设蜡、腊二祭, 《旧唐书·礼仪志第四》“季冬寅日, 蜡祭百神于南郊。…卯日祭社稷于社宫, 辰日腊享于太庙。”<sup>[6](P911)</sup> 开元定礼, 三祭皆于腊辰举行, 以应土德。宋火德, 故宋吴自牧《梦梁录》: “自冬至后, 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, 谓之君王腊。…此月八日, 寺院谓之腊八, 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, 名曰腊八粥。”<sup>[7](P58)</sup> 由此可见, 在宋人看来腊日和腊八节也是不同的。

## 2. 腊日祭祀活动

在唐代祭先祖及百神仍是腊日节的主要活动。唐代常祀有二十二个, 腊日祭祀就占了两个, 即“腊, 蜡百神于南郊”和“腊, 享于太庙”<sup>[8](P310)</sup>, 并且全国放假三天, 可见腊日在唐代还是很受重视的。开元前, 腊日祭祀进行三天, 腊日前两天蜡祭百神, 前一天祭社稷, 腊日享太庙。开元定礼, 三祭皆于腊辰举行。此外, 腊享太庙时还祭七祀。

周代“天子大蜡八”, 主要祭祀八位农神, 所用祭品主要是“合聚万物而飧之”, “万物”是指田中所产的五谷杂粮, 具体祭祀情况史书没记载。隋代就有“蜡者报

收稿日期: 2008-09-29

作者简介: 徐立平(1981-), 女, 河北邯郸人,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。

百神”的记载。唐代贞观十一年，“蜡祭凡百八十七”，到了开元年间又增至百九十二座神明，“大明、夜明在坛上，每座筵、豆各十，簠、簋、登瓦、俎各一，神农、伊耆、五官每座筵、豆各四，簠、簋、俎各二，五星、三辰、后稷、五方田畷、岳、镇、海、渎、二十八宿，五方山林、川泽、邱陵、坟衍、原隰、龙、麟、朱鸟、白兽、元武、鳞、羽、毛、介、於菟、井泉等八十五座筵、豆各二。”<sup>[9](P777)</sup> 由此可看出，唐代蜡祭的百神非常庞杂，几乎是无所不包，主神已不再是八位农神，而是大明、夜明，即日、月。各位神明也被分成了三六九等，不同级别的神明，所享用的祭品规格也不相同，如筵豆，从十到二不等。这就反映出了唐代等级制度的森严。

据《隋书·礼仪二》，周朝蜡祭分别在四方进行，“其祭法，四方各自祭之。”<sup>[2](P148)</sup> 北周亦存其典，在五郊进行祭祀。“隋初因周制”，而唐代却只“蜡祭百神于南郊”，简化了祭祀百神的仪式，特别是开元定礼三祭并在一天举行。

唐代，蜡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仪程式，包括斋戒、陈设、鸾驾出宫、奠玉帛、进熟、鸾驾还宫等几个阶段。《通典》卷一百一十详细叙述了“皇帝腊日蜡百神于南郊”的过程。祭前需斋戒，有散斋、致斋、清斋三种。斋戒期间，帝王与参与典礼的文武侍臣须沐浴更衣，戒除嗜欲，不饮酒，不吃荤，不近女色，以洁净庄重之心以示对天的虔诚和尊重。蜡前三天开始陈设。“其别有五：有待事之次、有即事之次、有门外之次、有牲器之次、有席神之位。”<sup>[8](P312)</sup> “蜡日，未明十刻，大官令帅宰人以鸾刀割牲，祝史以豆取毛血，置于饌所，遂烹牲。”未明五刻，太史令、郊社令开始设神座。“未明三刻，诸祀官各服其服，郊社令、良酝令各帅其属入实樽、鬯、玉币，太官令帅进饌者实诸筵、豆、簠、簋。”<sup>[10](P2860)</sup> 其日未明二刻，皇帝服玄冕出次，开始祭祀。其仪程大致为奠玉币、毛血、设饌、盥洗、奠爵如圜丘仪，然后读祝文、奏乐、行跪拜礼。大明、夜明皇帝亲祀，行三献之礼：皇帝初献，太尉亚献，光禄卿终献。其他神明皆由献官祭祀。

秦汉时期老百姓也会在腊日祭祀先祖。《太平御览》引素山松《后汉书》曰：“韩卓，字子助，陈留人。腊日，奴窃食祭其母，卓义其心，即日免之。”可见汉代，腊祭祖先是并无限制的，连奴婢都可以在这天祭祀祖先。但到唐代腊祭属皇家祭祀，规定大臣不能在腊日祭祀祖先。这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：“天子以四孟、腊享太庙，诸臣避之，祭仲而不腊。”<sup>[8](P346)</sup> 其仪式和蜡祭百神差不多，包括斋戒、陈设、省牲器、鸾驾出宫、奠玉帛、进熟、鸾驾还宫等。

先秦时，天子腊日祭祀“五祀”，郑玄在《月令》注曰：“五祀：门、户、中霤、灶、行也。”<sup>[1](P642)</sup> 门是门神，户是户神。中霤，《礼记·月令》：“其祀中霤。”郑玄注：“中霤，犹中室也。土主中央，而神在室。”孔颖达疏：“土神亦中霤神也。”<sup>[1](P604)</sup> 灶是灶神，行是道路神。而唐代要祭“七祀”，除了以上五神，又新增了司命和厉。

司命是掌握生死的星宿，厉是厉鬼之神。太庙“每年五享”，注云：“谓四时孟月及臙也。”“臙”是“腊”的异体字。每次享太庙时“因祭七祀”，但腊享太庙“则遍祀之”<sup>[10](P2770)</sup>。

此外，腊日那天还要“祭社稷于社宫，如春秋二仲之礼”<sup>[6](P911)</sup>，“社以勾龙配，稷以后稷配。社、稷各用太牢一，牲色并黑，筵、豆、簠、簋各二，鬻、俎各三”<sup>[6](P910)</sup>。土地神社和谷物神稷在以农业为本的古代中国，是最重要的原始崇拜物。因此，在唐代除了在仲春、仲秋二社日祭祀社稷外，又在腊日把它们单独作为一个祭祀内容，到开元时改成筵、豆各十，这样就更加凸显了农业的地位。

### 3. 腊日祭祀的价值功能

从汉代开始腊日定在王朝的衰日，“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，衰日为腊”。由此可观，统治者在这天祭祀是为了祈求众神和先祖对王朝的佑护。众所周知，李唐王朝是在推翻隋朝基础上建立的，为了证明其统治的正统性，它以土德自居，土衰于辰，因此在腊辰这天进行祭祀。这也反映了唐朝人相信“帝王之历数必应乎五行”，说明李唐统治阶级信奉天命观，相信君权神授，认为李唐代隋是上天的安排，这样就加强了其统治，并为其统治笼罩上了合法性。

我国古代吉礼大致为祭祀天神、地祇、人鬼三大类，天神曰祀，地祇曰祭，人鬼曰享。腊日祭祀把这三类全都包括了，这说明了腊日的特殊性，腊日祭祀是年终的综合大祭。腊日祭祀的目的，就是通过郊祀、宗庙等各种祭祀活动强化国家的政治信仰，维护以皇帝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秩序。蜡祭百神时不同等级神明，祭品规格不同，祭祀者也不同，这些都反映了唐代的等级观念，通过神的权威来树立皇帝的权威，通过神明等级来巩固政治秩序，有利于加强皇权。尤其是腊日祭祀祖先成了唐代皇帝的专利，这样就更加突出了皇权的至高无上。

早在先秦时代，“孝”就被视为政治统治的伦理基础而备受重视。唐朝统治者继承了汉以来“孝治天下”做法，非常重视以“孝”为核心的伦理教化，宣扬以“孝”治天下。“《孝经》德之本”<sup>[10](P421)</sup>，因此唐代不仅重视普及《孝经》，还旌表孝行，奉行尊老国策，设立孝名科目以孝举人选官。这些都说明唐代以“孝”治天下。皇帝腊日祭祀太庙就是“孝”的一个典范，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进行“孝”的教化，以有利于唐王朝的政治统治。

中国自古以农为本，农业生产既关系到民生休戚，也是统治者的立国之本。唐代统治者认识到农业生产对巩固统治、稳定社会的重要性，极为重视对农民耕织务本的劝导。同时唐代统治者自以为应土德而兴，因而格外重视祭地<sup>[12](P911)</sup>。蜡祭百神中有许多农神，如田畷、水墉、坊、邮表畷等。特别是唐代皇帝要亲祀社稷，并把祭社稷作为腊日祭祀的一项内容独立出来，以突出

其重要地位。可见腊日祭百神和社稷成为国家用以强化农本意识的一个教化手段。

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,唐代的腊日祭祀礼仪开始程式化和制度化。它既承袭了前代,又有所创新。唐代也举行蜡祭,但蜡祭神位增多,由“天子大蜡八”增至“都百九十二”;蜡祭由“四方各自祭之”演变为“蜡祭百神于南郊”。唐代的腊日祭先祖却成了皇帝的专利,其他人不能在这天祭祀祖先。先秦时期腊日祭“五祀”,到了唐代演变成了祭“七祀”。总之,唐代统治者很重视腊日祭祀,以示其正统地位。通过祭祀可以加强皇权,宣传“孝”道,强化农本意识。

#### 4 腊日衰弱的原因

宋代仍然很重视腊日祭祀,规定放假三天。宋火德,故“腊以戌日”<sup>[13](P1596)</sup>。建隆三年,规定今后蜡百神、祀社稷、享宗庙皆用戌腊一日。而《政和新仪》规定“腊前一日蜡百神”<sup>[13](P2520)</sup>。可知宋代徽宗政和年间以后,蜡百神在腊日前一日举行。宋代蜡祭“分四郊”,即“腊前一日蜡东方、西方为大祀,蜡南方、北方为中祀”<sup>[13](P2521)</sup>。宋代政府每年以“春秋二仲月及腊日祭太社、太稷”,而“州县则春秋二祭”<sup>[13](P2483)</sup>,可见宋代地方上腊日不能祭祀社稷。“《政和新仪》定太庙七祀,四时分祭,如元丰仪,腊享祫享则遍祭。”<sup>[13](P2523)</sup>据此可知,宋代腊日享太庙时也会遍祭七祀。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宋代腊日祭祀还是很隆重、很受重视的。而到了元、明时期,腊日不再进行祭祀了。特别是明代,腊八日成了官方节日,腊八日“赐百官宴”,并且腊八日还会赐近臣“腊八日面”<sup>[14](P1360)</sup>,可见明代时腊八节几乎完全取代了腊日节。清朝,“八蜡之祭,清初关外举行”,入关后“犹踵行之”。到了乾隆十年,“诏罢蜡祭”,“自是无复蜡祭矣”<sup>[16](P2550)</sup>。因此,直到今天腊八节仍受人们的重视,而腊日却不为人所知。

腊日逐渐衰弱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,主要是腊日自身具有弊端。“大蜡之礼,昉自伊耆,三代因之,古制寔远,传注参错。”<sup>[15](P2550)</sup>因此,后世认识遂出现分化。有的认为蜡、腊不是一个祭祀,先蜡后腊;有的认为蜡、腊是一个祭祀,只是不同时期异名而已。因此“自汉腊而不蜡,魏、晋以降,废置无恒”<sup>[15](P2550)</sup>。蜡祭的神明由“八神”到“座百九十二”,几乎无神不包,这些神明很庞杂,“神多位益难定”,且很多不合礼仪,贞观十一年,房玄龄等议曰:“按《月令》,蜡法唯祭天宗,近代蜡五天帝、五人帝、五地祇皆非古典,今并除之。”<sup>[9](P777)</sup>苏轼也曾说过:“迎猫则为猫尸,迎虎则为虎尸,近俳优所为。”因此“议者谓失礼愆”<sup>[15](P2550)</sup>。腊日本身是一个祭祀性节日,秦汉时期还有很浓的娱乐色

彩,人们把它当做“初岁”来过。到唐宋时期,宗教性越来越浓,并且这些祭祀活动脱离了老百姓,缺乏群众基础,腊日百姓不能祭祖,也不能祭社稷,它成了皇家的御用节日“君王腊”,老百姓对这个节日逐渐地也就不关心了。

腊日衍生的其他节日也分散了腊日的功能,使之不再那么受重视。腊八节是腊日与佛教相结合的产物。唐代腊八已崭露头角,不过还只局限于敦煌地区,敦煌寺院有腊八日“煮药食”的习俗,“药食”应该是“腊八粥”的前身,但唐代内地还不盛行。到了宋代,佛教为了进一步发展,在腊八那天,各寺大兴浴佛会,广施“腊八粥”。“民以食为天”,佛教借助腊八粥来吸引人们前去烧香拜佛。又由于腊八和腊日都在腊月,时间上挨得很近,渐渐地人们只过腊八节,而不过腊日了。自周代“腊先祖五祀”始,就有腊日祭灶的习俗,到宋代,除了腊日祭七祀时祭灶神外,又在腊月二十四专门设了个“祭灶节”,从腊日祭祀的众神中独立出一个灶神来。宋代诗人范成大《祭灶》诗曰:“古传腊悦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,云车风马小留连,家有怀盘丰典祀,猪头烂暑双鱼鲜,豆沙甘松粉饵圆。”从这首诗中可见宋代民间的祭灶活动规模很隆重,这就使得本来就脱离群众的腊日节更加孤立,群众基础更薄弱。老百姓不能在腊日祭祀祖先,因此多在春节祭祖,这样腊日节的祭祖活动也逐渐被春节祭祖所取代。因此,腊日节就成了一个“六神无主”、一盘散沙、没有多少名堂的节日,其衰弱自然是难免的<sup>[16](P368)</sup>。

#### 参考文献:

- [1]孔颖达.礼记正义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2.
- [2]魏征.隋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3.
- [3]欧阳询.艺文类聚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65.
- [4]徐坚.初学记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5]宗懔.荆楚岁时记[M].长沙:岳麓书社,1986.
- [6]刘昉.旧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7]刘坤.梦梁录(外四种)[M].哈尔滨:黑龙江人民出版社,2003.
- [8]欧阳修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5.
- [9]马端临.文献通考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- [10]杜佑.通典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11]李昉,等.太平御览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0.
- [12]陈国因.中国礼制史·隋唐五代卷[M].长沙:湖南教育出版社,1998.
- [13]脱脱.宋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14]张廷玉,等.明史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4.
- [15]赵尔巽.清史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77.
- [16]杨琳.中国传统节日文化[M].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00.

(责任编辑 孔占奎)